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三卷灤陽消夏錄三

3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三卷灤陽消夏錄三

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8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091121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消夏錄三

目次

- 三卷序 6
蠍虎 8
陰邪之氣 8
赤兔馬 9
人妖 9
好奇 10
紀家狐 11
狐畫 12
恩歸己怨歸人 13
奴官負國 14
私奔 15
人嚇人 16
假鬼伸冤 17
妄僧假佛 19
如是觀 20
助磨狐女 23

烏魯木齊	24
昌吉變亂	24
西域弓鞋	25
烈女郭六	26
心有不甘	28
怨毒	30
面如包公	30
亂命不可從	31
古書騙人	33
天雷火	34
紅柳娃	36
雪蓮	37
颶風	39
老狐要修仙	41
臥虎山人	43
天女妻	45
魏藻	46
盲眼孝子	47
大盜齊大	48

自以為是和尚	49
美婦遭難	50
木魅知六義	53
馬肉破法	55
死生有命	56
旅魂返家	57
吊死鬼	58
夜氣	60
雷殛	61
兵部小吏	62
繡鸞	63
大士	64
舟子有道	64
第三卷 灤陽消夏錄三	
仿雕版新編	66

三卷序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第二卷越寫越嚴肅，可就在嚴肅中，仍然看得出他的幽默和悲憫之情。我在順寫「烈女郭六」之時忍不住落淚，沒辦法，我的哭點很低，自幼看電視、電影，甚至讀小說看漫畫，每每看到了感人的情節，絕對是淚如雨下，到老不改。

在第二卷內文，紀曉嵐才點出自家的假山上小樓，就住著有狐怪，還住了五十年以上了！真是驚人，難怪他能把狐怪寫得這樣有感情，那是自幼相處得來的心情啊。

第二卷還有一篇「如是觀」和「吊死鬼」最令後人傳頌，用來警戒沉溺愛欲的人和即將要自殺的人，也詳細說明了，因私憤而自殺之人，將死與死後的慘狀，寫得真好，看了也是怵目驚心。

紀曉嵐的開卷詩兩首，越讀越有滋味，真的是「稗官原不入儒家」啊！儒家看起來大方，實則小氣，動輒用文字株人心借國法殺人，內裡實則如何？不堪聞問！我認為紀昀出身儒家，也是飽讀詩書之人，然而他一生為官也是九死一生，稍有差池，家族、子孫都不堪聞問，難怪他只肯寫寫鬼狐的故事了，這樣比較安全。若是又寫忠孝節義！那就辜負了一身才情了。

這一卷寫了很多塞外的異聞，例如「蠍虎」、「紅柳娃」，還有他在「雪

蓮」一篇討論不是醫生卻真行醫的讀書人，雖然語多保留，但是能讀懂的人，讀起也是要拍案叫絕了，真不愧是大手筆！

現代人只是在電視劇裡聽過演員說「天山雪蓮」的一句台詞，也許人們還真以為是一朵白蓮花，其實根本不是的。

明朝除了張介斌以外，還有一位也是讀書人當醫生，那人也是讀者們耳熟能詳的大人物——傅青主。

就是在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七劍下天山》裡面，那位老老老先生。傅青主留下來的醫書文氣好，專講婦科，可惜我不是中醫師，也讀的半懂不懂，只能當文章欣賞。

這些古代人的生平，現代人都能上網查找，然而網路上寫的內容是否為真？就要看讀者的判斷了，歷史是一個很大的小說資料庫，就算不能寫小說，多讀古書也不壞，如果還能動手做些生活上的實事，保證能叫那些光說不練之徒現出原形，到底都是些烏雲蓋頂的人？還是胸懷放光的人？到底人類有沒有比山魅狐妖還要高尚，還是連隻妖怪都不如！

蠍虎

提督俞金鼇說，他曾經在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一個人獨自夜行，遠遠的看見一個生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乎一丈，跑得飛快，遠遠的追著他而來，他彎弓射箭，直中其胸，那生物跌了一跤，又爬起來，他又再射了一箭，那生物才仆倒。他靠近一看，原來是一隻巨大的蠍虎，那種像壁虎的爬蟲竟能人立而行！還長的那麼巨大，真是奇異極了。

陰邪之氣

昌吉叛亂之時，所捕獲的逆黨，都送到迪化城西樹林中殺了，（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亙數十里，當地人所說的樹窩。）當時是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八月。從此以後，樹林中就常有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若遇到了，動輒被迷。我說那是凶悖之魂，聚為妖厲，就像毒蛇大虺雖死，餘毒還染於草木，不足怪也。

凡陰邪之氣，一遇到陽剛之氣則消。於是派遣了幾隊軍士，在月夜伏擊，一起開火槍銃打它，那些黑氣應手就散滅了。

赤兔馬

烏魯木齊有關帝祠養了一匹馬，是市面上的商人一起出資合買，說是施給關帝祠的主神使用。那匹馬一向自由自在，到附近的山林裡吃草，並不歸官家的皂吏管，也不用每天回到馬廄裡。每到了初一、十五祭神，那匹馬就會早早回來，在祠門外屹立，像雕像一樣穩定。牠每次回來，每次都站一樣的地點，不失尺寸。遇到小月或閏月，牠也不會失期。

等祭祀完畢後，還是自己走了，也沒有人知道牠去哪裡了。

我以為是關帝祠裡的道士先引牠到祠外站著，人們不明就裡，都傳說那匹馬真是神了！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的二月初一，我前去關帝祠稍早了些，實實在在的看見了那匹馬，遠遠的由雪地裡緩步而來，搖了搖耳朵以後，竟自立在祠門外。那雪中絕無人跡，這真是奇異至極啊。

人妖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謂的槐家鎮。那裡住著有馬氏一家，他們家裡有一日忽見發生了變異！

每到半夜，或有人拋擲瓦石，或有鬼哭聲嗚嗚的叫，或是在無人處，突然發火燒了起來！鬧了一年多都不見停止，找和尚道士來祝禱祈禳也不見靈驗。

於是馬家賣了宅子遷居他處了，那老宅若有人來租，還是一樣擾鬧不停，住的人也不安生，不久也搬家了，所以那座宅子再也沒有人敢住了。

有個老儒不信邪，用賤價買了那座鬧鬼的宅子。也選了個好日子舉家遷居進去，竟然寂然無事，都沒有怪事發生，老儒還頗為自得，認為是自己德行高，能剋制妖怪。

接著，竟然有狡猾的盜賊登門，跑來宅子與那個老儒互罵爭吵，人們才知道，那座宅子所有的變異，都是老儒用錢雇用盜賊，在夜裡所做的，並非真的有鬼魅來擾亂。

先父姚安公說：「鬼魅妖異也不過是變幻而已。那老儒的內心變幻竟然如此深沉，即所謂的人變易為妖，是真人妖啊。」

好奇

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的七月，我的父親姚安公曾在苑家口遇到一位僧人，他合掌作禮，對我父親說：「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怎麼不請吃一

頓齋飯呢？」

適巧旅舍所賣的飯食都是素食，我父親就請僧人一起吃飯。

我父親問他的年紀，那僧人解囊出示一紙度牒，度牒是僧侶剃頭當和尚的證明單，而那紙度牒，竟是前代明朝成化二年所開出的，算一算時間，距今已經二百九十三年了！

父親問師傅，這紙度牒已經傳了幾代了呢？那僧人很快地將度牒收之囊中，說：「公疑我，不必再言。」沒吃完齋飯就走了，竟不知那是真是假？父親曾舉說此事告誡我說：「士大夫好奇，往往被這種人連累。即使是真仙真佛，我是寧可交臂失之，也不能相信。」

紀家狐

我家假山上有座小樓，有狐居住在那裡五十多年有了。家人也不上小樓，狐也不下小樓。只是有時候，會看見窗扉無風自開自關而已。

小樓之北有座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涼好去處。乾隆十三年，戊辰年的七月，忽然在夜裡聽見小樓上有琴聲和下棋的聲音！

家裡的奴才跑來告訴姚安公，我父親知道是小樓上的狐所為，一點也不介意，只是對奴才們說：「那也勝於你們飲酒賭博的吵鬧聲啊。」

第二天，父親告訴我說：「捕魚的海客無心，連天上的白鷗都會來靠近。我們家小樓上的狐與家人相安已久，往後最好也是如此，不聞不見相處最好。」至今也沒發生怪事。

狐畫

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的春天，我攜家眷般到京師，因虎坊橋的舊宅還沒買好，只能暫往在錢香樹先生的空宅中。

錢家人說樓上也有狐居，只能鎖起來放雜物而已，家人也不輕易上樓。

我抱著遊戲的心態，粘貼了一首詩在樓上的牆壁上，寫著：

「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

有一日，服侍我的姬人上樓開鎖取物，大聲叫人來看怪事，我也走上樓去看，竟是滿地板所積的灰塵中滿畫了荷花，莖葉苔亭，活靈活現的非常生動，且筆致優美，畫的真好。

我拿來一疊紙和筆硯，都放在木几上，又粘貼了一首詩在牆壁上，寫著：

「仙人果是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

過了幾天再去，牠竟然不舉筆畫來！我將此事告訴了裘文達，裘文達笑著說：「錢香樹家狐，很雅致，應該還可以更風雅些啊。」

恩歸己怨歸人

河間人馮樹柵，粗通筆札，卻落拓京師十餘年，每次遇有機緣，輒無成就。開口請朋友或他人幫助，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跑去拜呂仙祠，祈求神人入夢來告訴他原因。

夜裡，他夢見一個來，來告訴他說：

「你別怨恨人情涼薄，此種種因緣，都是你自己所造成的。」

你的過去生中，喜歡以虛詞博得長者名，遇有善事，心裡明明知道那事必不能舉，你也會再三懇懇，使別人感覺你是贊成的；

遇有惡人，你也心知肚明，那人必是做了不可饒恕的壞事，你也必定再三替他申雪，使人感覺你是真心要拯救他。

種種這些事，雖然對人們沒有任何損益，然而，所有的感激、謝恩都歸你，怨則必歸他人，你是機巧做多了，太過分了啊！

況且你所贊成、拯救的人或事，你都是身在局外，任由其他人去擔利害。

若有事情稍稍涉及於你，你就退避惟恐不及，你坐視他人之焚溺受苦，雖一

舉手之力，你也怕煩難不肯做，只是自己「不沾染，說是清高。

你的這種心機！還可以叫人聞問嗎？由於你一直是這樣的思維，人們於是和你是貌合而情疏啊！看起來是關切你，實際上都在心裡漠視甚至輕視你，這樣好嗎？還是不好呢？

鬼神之責人，就算有一兩件的行事失誤，人還可以行善來抵過，最嚴重的是罪在心術不正，那是陰律所不容許的。你今生已經這樣了，勉勵你修正心念，來生還是有救的。」

馮樹柟後來果然因為窮困潦倒，寒餓以終。

奴官負國

史松濤先生，名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是專門判獄定讞的大官，他與先父姚安公為知心契友。我回憶自己在十四五歲之時，聽他與先父姚安公談了一件舊事，他說：

「某公曾打死了一名幹練的僕人，那僕人死後，魂魄卻來附在一個婢女身上，與某公爭辯說：

『我是做了舞弊之事當死，然而主人你殺了奴才我，我實不甘啊。主人你高爵厚祿，不過和奴才我一樣，不也都是受到主人之恩嗎？你賣官鬻爵，

積累的金銀動輒鉅萬，和我受賂有何不同？某事某事，你顛倒是非，叫他人生則生，叫別人死，那人就要死，和我的竊弄權柄有何不同？主人你可以負國，怎麼怪罪我辜負主人你？主人你殺奴才，我實不甘啊。」

某公發怒，痛下殺手，用力將他擊倒仆地，他還兀自嗚嗚哀哭不已。後來某公也是不得善終。

史松濤先生歎著氣說曰：

「在我這種份位上的官，斷斷不能如此，不管升官或遭貶斥，也是坐食俸錢啊，然而每斥責僮婢不做事，或是胡作非為，毋寧也是會遭到奴才們的腹誹，他們也可能在心裡罵我呢？」

私奔

東城有個人姓李，以販棗往來於鄰縣，他私誘旅舍主人家的少婦私奔了。兩人回到了家，那李某人的妻子，竟然已經先一步和別人私奔了！他自己都詫異地說：「幸好我也帶了一個女人回來，要不然真要一個人了。」

人們計算他的妻私奔那日，恰恰是他勾引旅舍少婦私奔的隔日，那只是相報而已，還不知悔悟耶？後來那婦人不喜歡住農家，還要和李某人種地，她又隨著一個更年青的少年人逃了！

李某這才茫茫然失意了，又後來，其前夫隨著蹤跡找到了李某人束城的家，想告官，他告李某人偷他的妻子。李某人以那個婦人已經又和別人跑了，沒了證明，堅持不承認他勾引人妻私奔。

兩個男人正告來告去，糾紛間，聽聞鄉里有扶乩者，鄉里人都說：「那是比神仙還要神的仙人啊？」

那仙判寫了一首詩：「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需一笑，分明依樣畫葫蘆。」那位追來的前夫默然，竟然回家去了。

那兩地接壤，當地有知道其事的人說了，他說：「那個婦人，一開始也是他去誘拐來的。」

人嚇人

滿老太太，是我弟弟的乳母也，她有一個女兒，名叫荔姐，嫁到附近村民家為妻。有一天，荔姐聽說母親滿老太太病了！她一著急，迫不及待就跑回娘家，她等不及夫婿一起同行，她走的又急又快，狼狽的一路向娘家跑去。

還沒跑到娘家門前，天色就已經入夜了，缺月微明，回頭竟看見，有一個人也急追在後，她心想，那肯定是強暴之徒，然而曠野無人可以呼叫求救，她直跑去躲在路旁古塚邊的白楊樹下，迅速的將頭簪和耳環全部摘下，來放

入懷中，還解下一條絲滌，繫在頸上，披髮吐舌，眼睜睜的瞠目看著前方，等待那個人。

那人真的走近了荔姐，荔姐也沒在怕，反而招他來坐下。那男人才坐下來，荔姐就把臉靠近他的臉，逼視他，他這才知道遇見縊死鬼了！這一驚嚇不輕啊，竟讓他仆地不起！

荔姐竟狂奔得免，才入門，舉家大駭，慢慢的才問得實情，眾人又好氣又好笑，才想著向鄰里追問是誰？第二天就聽見村裡的人喧嘩傳說，某家少年，遇鬼中惡了！那隻鬼還在，一直跟著他，那少年已然發狂，說胡話，人都不清醒了。

後來也請醫生吃了藥，也請道士作法畫符籙，通通救治無效，那少年竟終身顛癩發狂了。

這也許是由於恐怖之餘，邪魅趁機而中也不可不知；或是一切幻象，皆由心而造，也未可知也；或是神明殞惡那人之惡行，陰奪其魄，也是不可知了，然而，都可以為色不狂者戒啊。

假鬼伸冤

總督唐執玉，曾審查一起殺人案件，該案也已罪證確鑿判決定讞了。一

天夜裡秉燭獨坐，忽然聽見隱約有哭泣聲，似漸漸靠近窗戶。

他命小婢出去看看，那小婢叫了一聲仆倒在地，昏了。唐執玉總督親自啟簾看視，是一隻鬼，渾身浴血跪在階下，他厲聲叱責那隻鬼！

那隻鬼也不跑，竟直接跪下來磕頭，說：「殺我者是某人，是縣官誤告了另一人。此仇不能報，我死不瞑目啊。」

唐執玉說：「知道了。」那隻鬼才去了。

第二日，他親自提訊眾人，受害家屬又提供死者的衣服鞋子，與他昨夜見的一樣。他更相信了，竟如鬼言，改判了另一人有罪。

問官（類似檢察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還是改判另外一人有罪。師爺懷疑有其他緣故，私下問唐執玉，他才將鬼魂告狀的始末說了，但是也沒什麼奇怪的。

夜裡，師爺請見總督，他說：「那鬼是從那裡來的？」

唐執玉說：「從階下來。」

又問：「鬼從何處去？」

總督說：「輕飄飄的越牆而去。」

師爺說了：「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漸漸隱沒，不當是越牆而去。」

隨即派人越牆到處尋視，雖然牆上的瓦片都沒裂，但是新雨之後，牆外

還有人家的屋頂，那屋頂上的瓦片，隱約還有腳泥印子，一直至外牆而下。

他指以示公說：「這必定是囚犯買盜賊所為的。」

總督唐執玉沉思，恍然大悟，還是恢復了原判，更不敢說有鬼魂伸冤，不再追究了。

妄僧假佛

景城南邊有座殘破的寺院，四邊也無人居，唯有一個僧人帶著二個弟子繼續在那裡住著，還有些香火，但是都粗笨的像鄉下人，見了人也不能為禮。

那師徒二人雖然粗笨卻很狡譎，偷偷到市上買了松脂，搗磨成末，夜裡用紙卷包裹著，燃火撒向空中，寺院上空，登時燄光四射。

有人望見了跑去問，那僧徒二人竟是鎖著門戶裝睡，都回說不知道。

又偷偷到市場上買了戲子們表演所用的佛衣，裝作菩薩羅漢形貌，月夜或站立在屋脊上，或隱身寺門樹下，望見有人來，就稍稍現身，隨即隱沒，他人再問，也都宣稱沒看見。

若有人舉出親眼所見的怪事，他們則合掌說：「佛在西天，怎麼會到這破落的寺院呢？官府衙門正嚴禁白蓮教，我們與你們無仇，你們又何必造此謠言害我啊？」

人們更相信那是佛的示現，來燒香的信徒更多，施的香油錢也日多。然而那座佛寺卻越來越頹敝不堪，他們也不肯修復一瓦一椽。都說：「這裡的人喜作流言蜚語，每每說妖異的怪事。若再一莊嚴佛寺，人們就更有藉口散播流言了。」

積攢了十多年，那佛寺漸漸致富。忽然有一群盜賊來偷看佛寺，看見了那僧人師徒三人的陰私，將師徒三人拷打致死，還將寺裡的財物搜刮一空，逃了！

官家來檢視，見到那僧人所遺留的箱籠，得了松脂和戲服之類的物件，眾人才明白醒悟了他們的奸計。這件事，是前代明朝崇禎末年的事了。

先高祖厚齋公說：「這些僧人以不蠱惑為蠱惑，至為巧妙聰明。然而已蠱惑人們所得之財，恰恰是自找死路，雖說是聰明，也是極其愚笨的行為。」

如是觀

有一個書生，寵愛一個美少年，兩人相愛如同夫婦一樣。那少年重病快死了，斷氣前淒戀萬狀，還是氣絕了，人雖死了，手還抓著書生的手腕，要用力才能剝開。

後來書生老是在睡夢見那少年回來了，燈月下可以看見他，漸漸的，大

白天也能看見那少年了。兩人總是相隔七八尺，問他也不說話，叫他也不過來，靠近他，他就退後，於是那書生竟惘惘成了心病，貼了道士的符籙，那美少年也不離開，書生的心病也不好。

家裡的父母長輩將書生搬到佛寺裡借住，希望鬼魂不敢入佛地。但是，就算是借住在寺廟裡，依然如故。

有一位老僧說：「種種魔障，皆起於心。這真的是少年的魂嗎？恐怕是心念所招來的；那少年是你的心念所幻化的，你只要將心念放空，一切都會消失。」

又另一老僧說：「大師您對下等人說上等法，他無定力，心念怎會放空？就像醫生說病證都對，卻不能投藥醫治一樣。」

他於是對書生說：「邪念糾結，如草生根，就如有物在孔洞中，想要取出那物，就要用楔子敲打，楔滿孔洞，則物自出。」

你當想念那少年死後，身體漸至僵冷，漸至洪脹爆滿，漸至臭穢，漸至腐爛潰瘍，漸至屍蟲蠕動，漸至臟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變，他的容貌變了，漸至變色，漸至變得像羅剎一樣，則恐怖之念生矣；

再想像，如果少年還活著，也會一日長一日，漸漸長大壯偉，再也沒有妖媚姿態，鬚髮茂盛，變成一個鬚髯如戟的男人，漸漸的面目蒼蒼、面色黧

黑，乃至於頭髮斑白，兩鬢如雪，牙齒掉了，還禿頭！最後竟身體頹敗，咳嗽、涕淚縱橫，還流口涎，穢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

再想像，是那少年先死了，所以你想念他，倘若是你先死了，他還年輕，容貌姣好，定有人來引誘他，以利相誘或是以勢脅迫，他未必守貞如寡女。

一旦被引誘而去了，也和新人歡愛無比，你在生時，他對你說的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也和別人都做了！恣其娛樂，從前種種狹昵歡愛，如浮雲散滅，都沒留下一點渣滓，則憤恨怨恚之念生矣；

再想想，如果那少年還活著，他以後或是恃寵跋扈，叫人不堪了，還要天天吵鬧，相互觸忤，更用不堪的髒話相罵，或是自己的錢財不夠用，他還需索無度，當你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他生了異心，形色索漠冷淡無比，

他又再認識其他富貴之人，遺棄你，跟隨有錢人跑了！再相遇之時，形同陌路之人，則怨恨之念生矣。

所以說，諸念起伏，生滅於心中不停轉動，心都不得空閒了。

一念不起，心就能安定，則一切愛根欲根，就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

書生於是遵從僧人所教導的方式觀想，數日之後，有時候還能看見那少年，又過了幾天，終於不再看見那少年了，直到病好了。

書生病好了，能起身訪問寺中老僧，佛寺中，竟沒有那兩位一僧人。這也許能解釋成，古佛現化；或解釋成，佛寺裡十方常住，人來人往如雲，偶然萍水相逢，那兩位僧人已經離開了那座佛寺，雲遊去了。

助磨狐女

我母親生前，她的乳母廖嬭曾說過一個故事，滄州的馬落坡，有個婦人以賣麵為業，留些餘麵養婆婆。她太窮了，養不起驢子，都是她自己去轉磨磨麵，夜夜都要轉磨到四更鼓過後才停息。

後來婆婆死了，她埋葬了婆婆上墳歸來，路上遇到二位少女笑臉相迎，還笑咪咪對她說：

「同住二十多年，你還認識我們嗎？」

婦人錯愕不知所對。那二位少女說：

「嫂嫂別驚訝，我們姊妹倆都是狐，感念嫂嫂孝心，每夜助嫂嫂轉磨，沒想到為上帝所嘉許，緣這是功行，得以修成正果。現在嫂嫂養婆婆的事畢，我們姊妹也要登仙去了。特別來向您道別，並謝謝嫂嫂的提攜之情啊。」

兩位少女說完，像一陣風一樣去了，轉瞬間已經不見人影。那婦人回到家，再轉其磨，竟然無法像以前一樣，容易就手轉動自如了。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蒙語，意思則是好圍場之意。我在當地之時，有位筆帖式，名子就叫「烏魯木齊」。計算時日，他命名為烏魯木齊之日，就在平定西域前的二十多年前。

他自言，初生之時，他的父親夢見祖父來說：「你所生之子，當命名為烏魯木齊。」還用手指畫出烏魯木齊的字劃顯示。父親醒來也不明白那是何種話語，然而夢境甚是明白，姑且就用這個字為他的名子。不意，今後果然到了烏魯木齊，其意是要他終老於此嗎？

後來他升遷到了印房主事的職位，果然在任上死了。計算他自從出征到死亡，始終沒有離開過此地。凡事皆有前定，豈能不信？

昌吉變亂

筆帖式烏魯木齊又說，他以前有個小廝名叫巴拉，隨他從征之時，遇賊每每力戰，後來被流矢貫穿左頰，箭鏃從右耳貫出，他還奮刀斫殺了一個賊人，與賊人一起仆倒死了。

過了很久，他因事到了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途中夢見

巴拉來拜謁他，巴拉看起來衣冠修整，一點也不像服賤役的小廝。

睡夢中，他忘了巴拉已經死了，還問他一向住在何處？現在要往哪裡去？

巴拉說：「因公事差遣經過此處，偶遇主人，一直想念您，前來拜謁。」

問他為何做了官？他說：「忠孝節義，是上帝所重。凡是為國捐生者，雖生前低下如僕隸，若生前沒做過大惡，到了幽冥，必定給一個職事；原來有過惡的人，也會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頭胎做人。我今天已經是博克達山神的部將，官秩如同驍騎校也。」

我又問他要去哪裡？他回答我說：「要去昌吉。」

問他為了何事去昌吉？

他說：「傳送公文，但是不能說。」

筆帖式烏魯木齊霍然而醒，主僕兩人的對話言猶在耳。當時是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的六月。到了八月十六日，竟有昌吉變亂之事，這種事，連鬼都不敢預洩天機啊。

西域弓鞋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竟挖掘得了紅紵絲繡花女鞋一隻，製作精緻，還沒完全腐朽。我在《烏魯木齊雜詩》寫道：「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

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鉤新月蘚花侵。」就是吟詠此事也。

物件入土到了五尺餘，最少也須數十年的歲月，那女鞋何以不朽壞？且額魯特女子不纏足，只有漢人女子才纏足，為何會在此地挖出的那隻女鞋，竟是做成彎弓模樣，還僅僅只有三寸多一些？此必有其緣故，至今也不得知道了啊。

烈女郭六

郭六，是淮鎮的農家婦女，也不知道她是嫁給姓郭的男人？還是父親姓郭？鄰里相傳都叫她郭六。

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到三年歲次乙巳年之間，河南河北大饑荒，她的丈夫已經不能養活一家了，要出外當流民乞食於四方，丈夫要離開家以前，對郭六下跪磕頭說：

「父母皆年老病弱，我將他們留下，要累你照顧了。」

郭六頗有姿色，里中的少年估計她缺乏食物，用金錢挑逗她，她都不為所動，那郭六惟有做女工繡花織布，養活公公和婆婆，可那必定也是不能養活一家人的收入，

後來真的養不活了，她請鄰里的人來家，當著大家的面叩頭說：

「我丈夫以父母托付給我，今已經力竭了，若我不做別的活計，就要一起餓死了。鄰里若能助我，我乞求大家助我；若不能助我，則我只能賣花了，請鄰人們不要笑話我（俚語以婦女倚門賣身為賣花）。」

鄰人都囁囁嚅嚅不敢說一句話，徐徐散去。郭六這才慟哭，都對公公婆婆說了。

之後，郭六公然與諸蕩子游，還偷偷的蓄藏賣身之錢。又安置了一名女子，然而她卻防著被閒人知道，也不使外人看見那女子。

有人以為，郭六是要將那女人的過夜身價賣個好價錢，她也不分辯。過了三年多，郭六的丈夫回來了。

郭六才對歸來的丈夫問候過，隨即和丈夫一起去拜見公公和婆婆，郭六說：「父母都在，今天還給你了。」

郭六又引來所置之女，對著丈夫說：

「我的身體已經被污了，不能忍恥再面著你，我已經為你別了娶一個女人，今天也一併交給你了。」

那夫駭然！又驚愕萬分，竟沒一句話回答妻子郭六。

郭六輕輕的說：「我去為你煮一頓飯。」逕自往廚下，自己取刀自割到脈死了！

縣令來驗屍，郭六還目光炯炯，死不瞑目。

縣令判葬於祖墳，而不附夫墓。

縣令說了：「不附夫墓，是絕於夫也；葬於祖墳，是說明她未絕於翁姑也。」

郭六目仍是死不瞑目，她的公公和婆婆哀號大哭的說：「是本貞婦，都是我二人的緣故才至此啊……！」

兒子不能養父母，反要絕了代養父母的孝順媳婦嗎？況且身為男子而不能養家，還逃避出去，委屈一個少婦賣身來養父母，就算是陌生人也會不忍啊……，這是誰之過啊？竟然還要她絕於丈夫耶？這是我家的事！你們這些只會當大官的，不必來說三道四！」公婆才說完，郭六的雙眼才瞑目闔上。

當時地方上的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說：「真是節孝並重啊。」

然而那也真的是節孝不能兩全啊，這一件事，就算是聖賢也不能斷言，我更是一句話也不敢說了。

心有不甘

有一個御史某人，伏法被斬了，當時擔任問官的另一個大官，白天睡午覺，恍惚見到已經被問斬的那御史來了，他驚問說：「君有冤耶？」

御史說：「言官受賂，出賣章奏，於法當被誅殺，我有何冤？」

問官說：「不冤何為來見我？」

御史：「有憾於君。」

問官回答他：「當時的問官有七八人，就算和我一樣，與你有舊交情的人也有兩三人，為何獨獨有憾於我？」

御史說：「我與你以前交手，不過是為了要加官晉陞，互相傾軋而已，並非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對簿公堂之時，你雖避嫌不問，然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之時，你雖然也是虛詞慰問，然而你也是隱隱含著輕薄之意。

是他人據法置我於死地，而你卻以舊怨，幸災樂禍，還很高興我被判死刑。患難之際，此事最傷人心了，我怎能不憾恨？」

問官惶恐愧謝的說：「然則你將報復我嗎？」

御史說：「我死於王法，怎能報復你？你的居心如此，自是不能有福報的，也不必我來報復，是我意有不平，特別來讓你知道而已。」

問官在半睡半醒之間與亡魂對話，待他張開雙眼醒來，鬼魂早已不在了，桌子上的喝了一半的茶還有微溫。

後來有人親見那問官神情惘惘如失，私下問他，那人才說出始末，問官喟歎了一口氣說：「幸好啊！我都沒有落井下石，他還要飲恨如此。曾子有

言：『哀矜勿喜。』果不其然乎？」

這是他親口說出來的，旁人也喟嘆的說了：

「人一有了私心，雖當其罪還要不服，況且是不當其罪的人呢？」

怨毒

編修程魚門說：「怨毒之於人，最為恐怖啊！宋小巖將死之前，手寫片札寄給他的朋友說：『白骨可成塵，遊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我等著你來相見。』我是親見到，當他那個朋友將死之前，竟然以手拊著床邊說：『宋公且坐。』」

這件事，我也是親眼見到的人之一。

面如包公

相傳某公奉使歸來，駐節在人家的館舍中。當時庭前的菊花盛開，他徘徊花下，見到一個小男童隱映在疏竹林間，年紀大約十四五歲，端麗溫雅，美貌如同妝扮妖嬈的女子。

一問才知道小童是館舍主人的兒子，招呼他來一起說話，對答也甚是慧黠。某公取出一隻扇子贈送給他，那美貌的小童流目送盼，情意綿綿似有相

親之意。

某公也愛他秀麗聰穎，與他流連軟語溫馨，適巧某公左右僕人皆不在身旁，那美貌的小童隨即跪下，拉著他的衣裾，說：

「公如不棄，即不敢欺騙公。我父親遭陷冤獄，得公一句話就可以活命。公肯伸手救援，我當不惜此身。」

美貌的小童才探袖取出訴訟牒文，忽然一陣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差一點被手下隨從看見。

某公心知有異，急急揮手叫他離開，還說：「等到了晚上再慢慢說。」

隨即草革命駕成行，離開了那個館舍。後來他探知，是土豪殺人獄，快被問斬了，著急的不得了，賄賂胥吏，引得某公住在那戶人家裡，還買來漂亮的變童，偽稱為館舍主人的兒子。又賄賂左右僕人離開，男童得以至前，勾引某公以為得逞，不料冤魄示變，暴風吹襲事不成。

裘文達公曾說：「此公偶爾多事，幾乎要落入圈套。士大夫的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啊。假使你時時面如包公，旁人又怎麼會有機可乘呢？」

亂命不可從

明朝崇禎末年，孟村有巨盜肆掠。那些盜匪看見了一個女子有美色，一

起將她和父母親都綁了！

女子不肯順從賊盜受污，那些盜匪竟綁著她的父母，用燒紅的烙鐵印身。女子的父母呼號慘切，命女兒從賊！女兒請求盜匪，先放了她的父母去，她才肯順從。

賊人知道她心裡想些甚麼，必定要她先受污，然後才能放了她的父母。

女子遂奮不顧身，上前批打賊人的臉頰，與父母親一起，都被殺死了，還被棄屍於荒野。

後賊人與官兵格鬥，那些人騎著馬跑了，馬跑到了棄屍路側，竟然佔住不肯向前了，那些盜賊都被官兵擒獲。

那女子也是死後有靈啊！可惜其名氏不可考。談論這件事者的人很多，有人說：

「女子在室還沒出嫁，要順從父母之命。父母既然命她從賊，她竟然為了保全自己的貞潔，坐視父母被慘酷凌虐，做女兒的似乎過於殘忍了。」

也有人說：「命有治有亂，從賊是不可與許嫁相比。父母若命女為娼，女兒也要順從去當娼女嗎？那女孩無罪。」

先父姚安公說了：「此事與烈女郭六正好相反，均是有理可執，然而總是不太叫人信服。人們說不食馬肝，未必就知道馬肝好吃或是有毒啊！」

古書騙人

劉羽沖，羽沖是他的字，已經沒人知道他的名了，他是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生前最常與他作詩唱和。他為人個性性孤僻，好講古制，實則迂闊不可行啊。

他曾請來倩董天士作畫像，也請先祖厚齋公題字寫著《內秋林讀書》一幅，上面還寫了一首詩：「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先高祖厚齋公是在規勸他啊。

他偶爾得古代兵書，竟然伏讀經書，自己說自己可以率領將士十萬人。

正好當地有土寇，他自練鄉兵與土寇對抗，全隊潰散覆沒，他還差一點就被土寇所擒；他又得了水利的古書，也是伏讀一整年，又自認為自己可以使千里成為沃土，親自繪製水利圖拿給州官，州官也是個好事的人，竟叫他試用於一村，那溝渠才挖好，水大至，順著溝渠灌入，淹沒一村，村子裡的人差一點都去當魚了！

從此以後，劉羽沖竟然一直抑鬱且不開心，常一個人獨步庭階，搖頭晃腦，自言自語的說：「古人怎能欺騙我呢！」

他竟是如此，每一天都要說上千百遍這幾個字。不久之後，他生病死了。後來每到風清月白的夜晚，每每有人見到他的鬼魂在墓前的松柏下，還

是搖頭晃腦，自言自語，人們側耳聽之，他的鬼魂所說的還是：

「古人怎能欺騙我呢！」那幾個字。

若人們笑話他，那鬼魂就隱沒了，過幾天人們再去看，還是一樣。

老是拘泥古人之說的人很愚蠢，但是何以一笨至此呢？

阿文勤公曾經教導我說：「讀書人讀到滿肚子都是書，能害事，但是腹中竟無一卷書的人，也能害事。國手下棋不廢舊棋譜，然而也不是拿著舊棋譜就是國手；國醫不拘泥於古代藥方，然而也是不離古代藥方。所以說：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當事人讀書必須貫通才好。』」

阿文勤公又說了：「雖說能叫人使用規矩做事，但是會用工具，卻不一定使人變靈巧，成為巧匠。」

天雷火

明朝的魏忠賢之惡，是史冊從沒有見過的惡人惡事。曾有人說，他早就知道惡事必敗，偷偷的蓄養一隻騾子，能日行七百里，以備躲避追捕，用以逃跑；或是偷著蓄養一個外貌和自己相似的人，以備代他去死。後來在阜城尤家店，他竟然真的都用上了，自己私遁而去。

我說這是無稽之談，鄉野傳說不可信。以天道而論，神的道不會騙人，

魏忠賢斷無倖免之理；以人事而論，魏忠賢擅政七年，誰人不認識他？

就算他逃竄得出，躲藏隱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就會有人綁了他獻出來邀功；假使他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然來了閹宦，異言異貌，男人說女聲，行為又大不同常人，那是駭人視驚聽，不出三日必敗；假使他遠遁於疆域之外，則嚴世蕃曾通日本，仇鸞結交韃靼都還能遁逃，魏忠賢則沒有，況且山海阻隔，關隘重重還沒有大船，他又要逃向何方？

更早之前的建文帝遠走逃遁，後世還有人傳說懷疑他沒死的議論。然若是建文帝失德，就會沒沒無聞，人心怎麼還想念他，當時的舊臣遺老，還是有人懷想故主。

燕王起兵篡位，隨後又屠戮忠良，就算當時是天下人都反對，互相耳語傳遞建文帝的傳說，也還有些道理。

然而魏忠賢的虐燄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當時距離明朝滅亡還有十五年，此十五年當中，魏忠賢如何能深藏不露？故魏忠賢逃遁之說，我是斷然不肯相信的。

文安王岳芳說：「乾隆初年，縣學中，忽然有雷霆擊格，那雷電旋繞文廟，電光激射，就像是赤練環繞，雷霆一再反覆打入殿門，如此復返十餘次。當時當訓導的王岳方隨即起身說：『這一定是有怪異之事。』他冒雨入

內查視，見到一隻碩大無比的大蜈蚣，頭伏在孔子的神位上，百足之鉗都張開，一路從階前爬上來，身體巨大無比，天上的霹靂一聲打下，蜈蚣死了！天晴了！

查驗那隻蜈蚣的背上，有朱書「魏忠賢」等字。」
這是王岳芳親口說的，我相信他。

紅柳娃

在烏魯木齊的深山中牧馬的人，時常見到一種小人兒，身高才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每到了紅柳吐花之時，他們會折柳盤為小圈圈，戴在頭上，列隊跳躍舞蹈，聲音呦呦像唱歌一樣。

他們有時到牧人搭帳篷的地方偷食物，若被人抓到了，則跪地哭泣。若將他綁起來，他則不吃而死；放了他們，一開始都慢慢吞吞地走，也不趕快跑了，等走到數尺之外，還會回顧看人。若是牧人又追、又叱罵他，他們還是會跪下哭泣。等到離開人們稍遠處，眼看著人類是追不上他們了，他們才迅速的躍過山澗，遠遠的向山裡面遁逃。

然而他們的巢穴、棲地在何處，始終找不到，此物並非木魅，也不是山獸，很像《山海經·大南荒經》之記載的「焦僇」小人一樣，並不知其名，

以形似小兒，而喜歡頭戴紅柳，當地人都叫他們為「紅柳娃」。

邱縣丞天錦，因為巡視牧廠，曾經得一個，曬乾脫水做成臘樣帶了回來。仔細看那物的頭目，其鬚眉毛髮，都和人一樣，才知《山海經》之中的「東海經」裡所謂的「涿人」，確實是有的。

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湯問篇裡所謂的「龍伯之國」的巨人，想必也是有的。

雪蓮

塞外有雪蓮，生於崇山積雪之中，形狀就像現在的洋菊，只是稱名是蓮。其生必成雙成對，雄花比較大，雌蕊比較小。然而不是並蒂雙生，也不是不同根雙生，雌雄兩株相去必隔一兩丈遠，見到其中一株，再找另一株，沒有找不著的。

就像是菟絲和茯苓，都是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看見此花，都要默默無聲地採探，一定能一起挖掘出來。若人們指著花朵互相告知，那花，隨即縮入雪中，找都找不著。即使剷雪下挖，也不能找到它了。草木有知嗎？這種情況真不可理解。

當地的人說：「是山神愛惜雪蓮花。」或許是真的啊？

此花生在極寒之地，然而藥性極熱。因為陰陽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卦☶☶復掛這一卦，以陽居五陰之上下，就是它的表象。

若將雪蓮浸泡在酒裡成為補劑，飲用者會覺得血熱，那熱氣會亂竄於體內，若用來合成春藥，其禍尤烈。

天地之陰陽均勻調和，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勻調和，百脈乃和。

古代的《黃帝內經》《素問》篇有寫道：「亢則害，承乃制。」，用極熱之物入藥，要慎之又慎啊。

元代南方的大國手朱震亨曾提倡：「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他一生以滋陰補陽的藥方救人。

讀書人不是醫者，若是失了救治人命的宗旨，只求立見成效寫要方，往往以苦寒伐生氣，那就像明代初年的張介賓一樣，只是讀過《黃帝內經》就大膽用藥醫人，他又沒拜師也沒有師父教導，更非醫者，還一味的矯枉過直，大膽用藥，遂偏於補陽。更用上人參、蒼、桂加強藥效，以強效藥物大量使用，以至於害人無數。

那是聰明過頭的人無知大膽，強用烈藥，畢竟像張介賓之流的人，只是讀了書，卻真的不明白生命的道理。真正醫生都知道「易道扶陽，而乾之上

九，亦戒以亢龍有悔」的道理啊。

人類的嗜好、慾望日盛，造成身體羸弱者很多，若以溫補之劑醫治，日久也能見到一點效果，若堅信用烈藥補身的人多了，就不可收拾了，我說那是偏伐陽者啊！就好像以韓非子的刑名之學治國；

倘若偏補陽者，就會像是商鞅一樣，以富強之術治國，剛開始都能很快見效，日久就會積重不返，到最後是要損傷根本，結果都是一樣。但是雪蓮之功扶強不扶弱，用多了也是不好也是有道理啊。

颶風

唐太宗所寫的《三藏聖教序》裡面所稱的風災鬼難之域，像極了土魯番的辟展之地。

辟展那個地方怪極了，如有人在沙磧中獨行，往往會聽見有人呼喊他的姓名，一旦回應了，人則隨之而去，不復返回了。

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穴中吹出來，每出，則傳揚數十里外，人們先是聽見波濤之聲，在遲一二刻，大風才吹到。穴風所橫經之地，不過三四里，人車可以急行而避開，若避之不及，則人車要用巨繩相連合而為一，就算是這樣，那強風經過，還是鼓動顛簸，如同在大江之被巨浪

湧動的船。

若是一車獨遇，則人馬輻重，都輕飄飄的像枯葉被吹走了，飄飄然，不知會被吹向何方啊！

吐魯番的颶風皆自南向北狂吹，過幾日還會反過來自北向南狂吹，就像呼吸一樣，一來一往。

我在烏魯木齊，收到從吐魯番的辟展移交過來的公文，聽人說，之前送公文的軍校雷庭，於某日，人與馬都被颶風吹過嶺北，再也沒回來了。

又昌吉通判來報告，某日中午過後，有一人自天而下，乃是特納格爾遣送的犯人徐吉，被風吹到這裡。

俄特納格爾的縣丞呈報，逃犯徐吉正是那一天那早上九點過後逃走的，算計時刻，才短短四小時，他已經飛騰二百餘里。

這種事在這裡不以為怪，在他處，則都成了異聞了。

逃犯徐吉說了，他被颶風吹著的時候如醉如夢，身體旋轉如車輪，且張不開眼睛，雙耳聽見的聲音如萬鼓亂鳴，口鼻也好像如有東西摳住，呼吸都不能了，他努力良久，始能有一次呼吸而已。

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氣無所不在，不應該是從穴洞中出氣。那洞穴大概是氣所偶然聚集，因此成為變異。就像似火氣偶聚於

巴蜀，遂成了火井；水脈偶聚于雲貴，遂成為大河的源頭吧。

老狐要修仙

何勵庵先生說，傳說明代有個書生，獨自一人，行走在林間的莽莽曠野之中，聽見有讀書之聲聲琅琅然。他奇怪在這曠野中，那裡有這種讀書聲呢，於是他循聲一路找去，竟是一位老翁，坐在像廢墟一樣的墓場之間，身旁有狐十幾隻，各自捧著書本蹲坐在地。

老翁見了書生起身相迎，那十幾隻狐也捧著書人立。書生想，既然能狐能解讀書之禮，必定不會害他。

他這才向老翁、眾狐揖讓，也席地而坐。他問老翁為何要讀書？

老翁說了：「我們都是修仙的狐啊。凡狐之求仙有二個途徑，其一是採精氣，拜星斗，漸漸能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成為正果，此是為由妖而求仙。

然而卻有危險，最是容易走入邪僻，那是犯天律的，這種方法快捷卻危險啊；

另一種是先修煉成為人形，既得以成為人，然後再講究學習內丹，是先成為人而求仙也。雖然天天都要吐納導引，也不是一日兩日就能成功，而是久久堅持不能懈怠，自然就能夠圓滿。

這種途徑需歷時久遠，然而卻是最安全的。若要學習先變為人形，當然要先變心，有了人的心意，所以要先一步讀聖賢之書，明白人的三綱五常之理，心變化了，則身形也會變化啊。」

書生借看他們所讀的書，都是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的書籍，但是只有經文而無注解。

書生問：「這些經典都沒有注解，要從何由講起，又如何能貫通呢？」

老翁說：「我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的言語本來也不艱深，口授相傳，只要疏通訓詁指出來處，即可知其義旨，要注解做什麼呢？」

書生奇怪老翁的說法乖僻，全然和自己認知的不同，竟然惘惘然不能回答，書生只好問老翁，今年幾歲了？

老翁說：「我都不記得自己幾歲了。但是我記得我接受教導讀經那一日，世上還沒有印板書。」

書生又問：「老先生閱歷數朝，世事有什麼一樣？又有什麼不一樣的？」

老翁說了：「大同小異，沒什麼特別不一樣或一樣，只是在唐朝以前，還有讀書人是真正的儒者。北宋以後，每每聽聞某個讀書人，竟然被稱為聖賢！覺得奇怪，大約就只有這種事，有些差別而已。」

書生完全不明究理，只好起身一揖，告別而去。

後來書生又在路上遇到那位老翁，他正想和那老翁打招呼說話，老翁徑自掉頭而去。

我認為這個故事是何勵庵先生的寓言故事。先生也曾說：

「以講經追求考試成績，都是支離破碎的解釋經文，隨便敷衍的行為，其詞愈美，而講經愈是荒誕；

以講經立門戶，想開補習班傳授眾多門人的，則更是眾說紛紜，互相辯駁，其說愈詳細，解釋經典內文就更荒唐了。」

這話的意思很符合現在的狀況。

何勵庵先生又說：「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之處，容易墮落。如果是步步踏實，即使小小的有踏歪蹉跌，也還不至於跌斷手骨。」

這正與那老翁所說的修仙二途，竟是同一個意思啊。

臥虎山人

有個會扶乩召神的人，從江南來，他召請來的神仙自稱是「臥虎山人」，也不對人說私人的禍福或善惡休咎，只是與人唱和詩詞，也能作畫。

畫的不過是蘭竹數筆，具體而已。但是祂做詩，詩意清淺而不俗，我曾親眼看見他的下壇詩，也了一首絕句：「愛殺嫣紅映水開，小亭白鶴一徘徊。」

花神怪我衣襟綠，纔藉莓苔穩睡來。」

又有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詩曰：

「淺水潺潺二尺餘，輕舟來往興何如。回頭岸上春泥滑，愁殺疲牛薄笨車。」

「小車輾轉駕烏牛，載酒聊為陌上游。莫羨王孫金勒馬，雙輪徐轉穩如舟。」其餘大都類似這樣的詩句。

也有人問他姓氏名字，祂則說：「世外之人，何必留名？若要相迫追究，我只有杜撰一個來回答你而已。」

甲與乙一起隨扶乩者學習畫符籙，召請龍虎山人，祂也會來。然而祂來所寫的字大多不可辨識，扶乩的人也不認得那些字畫。

一日，乙焚燒符咒，那仙竟不降臨。過幾日再召請祂，仍不降臨。後來那神才降於甲家，甲就叩問祂，為何乙召祂，卻不降臨的緣故，

那仙就寫判文說：「人生以孝悌為本，二者若有慚愧，則不可以為人。

乙最近與兄弟分家產，隱匿了千金，又詭言說父親有舊債要補還，應當兄弟共同出錢償債，實則拿了兄所出的償債錢據為己有。我雖是方外閒身，不干預人事，然而義不與此種人交往。煩轉你轉達我的意思，以後，請不要再召我了。」

祂又判示甲說：「你最近得了新鮮果子，偏心給兒女吃了，而獨獨忘了孤苦的侄子，害他哭泣了一整夜。你雖是無心，總是由於你原就有意歧視孤兒，以後若再這樣做，我也是不會再來的。」

先父姚安公說：「我見龍虎山人的詩詞，總認為他是靈鬼；但是聽他有此議論，好像還是仙人啊。」

天女妻

廣西提督田耕野，最初娶的孟夫人，死得早。田耕野在涼州鎮做官之時，月夜獨坐衙門的書房裡，恍惚夢見已經死去的孟夫人自樹梢上翩然而下，那模樣和與生前無異，孟夫人說：「我本來就是天女，宿命當嫁給你為婦，情緣滿了才好回去。今天經過這裡與你相遇，也是餘緣之未盡啊。」

田耕野問孟夫人：「我做官，最後會做到什麼官位？」

孟夫人說：「你的官階不止於此，還會繼續高升。」

田耕野又問：「我能活到幾歲？」

孟夫人回答：「這個難說，你是不會死在老家，更不在官署，就算是旅途館驛也不會死，還有，你也不會死在戰場上，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田耕野悲傷的問：「死後我們還能相見嗎？」

孟夫人說：「這要看你了，你努力生天，即可相見，否則也不能了。」
苗疆叛變，田耕野出征，還師之時，死於軍官用的戎幕帳之下。

魏藻

我家有個奴才魏藻，性情輕佻浪蕩，最喜歡窺視婦女。有一天，在村外遇見一個少女，似曾相識，卻不知她的姓名和居住的地方。

魏藻用語言挑逗她，女孩不回答卻用眼光暗示他，逕自向西走去。魏藻眼看著她走了，卻看見女孩頻頻回頭，像是要招他尾隨，魏藻隨即跟著少女走了。

漸漸走近，女孩臉紅紅的，小聲的對他說：「來來人往，怕人家懷疑。你可以相隔小半里，等到了家，我在牆外東屋中等你。那裡有棗樹，樹下繫一頭牛，旁邊有一具輾稻穀用的碌碡就是了。」

既而兩人一前一後漸行漸遠，薄暮中，已經快走到李家窪那裡了，不知不覺魏藻已經離家二十里。連著幾天的大雨才停了，今天雖放晴，可是路上的泥漿都沒到小腿了，走的魏藻的腳指頭又腫又痛。他遠遠的看見女孩已經走入東屋，心裡竊喜，快步的走去赴約。

女孩背立，忽然轉面，竟變成了羅剎形狀，獠牙露出手指如鉤爪，面色

青青是靛色，兩眼睽睽像盞燈，魏藻驚駭萬分，返身就跑！

那羅剎急追在後，魏藻狂奔二十餘里。跑到了相國莊已經晚上九點多了，他認得丈人家的門，急急叩門拍打不已，大門才打開啟，魏藻突然衝入，撞倒了另一個少女，那少女撲向他，以至於雙雙仆倒在地。

家門內的婦女大怒，各自拿了搗衣杵亂打魏藻的屁股。魏藻氣急了說不出話來，只能大叫：「我！我！」

隨即一個老太太拿著燈出來，一照才知道是女婿魏藻，眾人才將他扶起來，大家是又驚又氣又好笑。

次日，才用牛車載魏藻回來，魏藻臥床不起快兩個月。

當魏藻來去之時，人們只見他一個人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剎追他，丈人家裡，也沒見有撲倒他的少女，這豈不是以邪召邪，讓狐鬼乘機欺侮他？

先兄晴湖說：「魏藻從此不敢到處亂走了，在路遇見婦女，也必定低著頭，這大概是神明略示薄懲，好叫他安分了吧。」

盲眼孝子

距離我家十餘里地，有個盲人姓衛。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的除夕那一日，他到處拜訪經常招喚他去彈唱的人家辭歲，每一戶人家都送他各種過節的食

物，他一個人帶這些人家送的食物慢慢要走回家去。

走回家的半途，他突然失足墮入枯井中。那枯井在曠野偏僻的路徑旁，當時又家家守歲，路上根本沒有行人，他呼號，直到咽喉乾嗌，嗓子都叫啞了，也沒有人聽見。幸好井底的地氣溫暖，身邊又有餅子和糖果可食，渴了就吃水果，竟然過了幾天也沒死。

正巧屠戶王以勝趕了一頭小豬回家，距離枯井還有半里地，突然他牽豬的繩子斷了，那頭小豬逃跑了！

小豬狂奔野田中，也失足墮入枯井。屠戶王以勝拿著持鉤要將小豬拉出枯井，這才見到枯井中的盲人衛某，當時他已經氣息奄奄了。屠戶王以勝平時並不走這一條路，或者是鬼使神差，才叫他經過這裡。

先兄晴湖問衛某在枯井中的情狀，盲人說：「當時我真的是萬念皆空了，都快死心了。只是念著老母臥病，還在等瞎眼的兒子回去奉養。今後，恐怕連個瞎眼的兒子也沒有了，這時候母親可能已經餓死了啊！只覺得酸徹肝脾，不可忍啊。」

先兄晴湖說：「若不是這一孝之念，王以勝怎麼會驅趕小豬走過？那繩子也必不會斷了。」

大盜齊大

齊大這個人，是獻縣的強盜集團之一，常糾眾結夥到處打劫，有一次，大伙出外搶劫，其中有一個盜匪，見到被搶人家的女人很美，就想強姦她。強盜拿刀刃脅迫，那女人都不從，那些盜匪竟然反綁了女人的雙手，還將她綁在椅子上，都已經把女人下身的裙褲都脫光了，那搶匪還叫兩個同夥來，按住女人的雙腿。

齊大正在屋頂上看莊，望風把守（盜語，謂屋上瞭望以防救者為看莊。），突然聽見聞婦女呼號哀求，他自屋脊上躍下，拿著大刀突入室內，齊大說：「誰敢這樣！我絕對不和他活了！」

齊大來勢洶洶，不惜和同夥相鬥，他目光如餓虎。正在間不容髮之際，眾人竟放棄了！那個女人逃過一劫。

後來群盜被官兵剿了，也都被綁上刑場砍頭了，只有齊大，官兵始終不能捕獲他。

群盜都說：「官兵來捕時，齊大實在是臥伏在馬槽下躲著。」

兵役都說：「往來搜尋數次，都找看過了，馬槽下只有看到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又厚，又污穢，好像棄置很多年了啊。」

自以為是和尚

明經張晴嵐說，有一座寺院的藏經閣上有狐居住，寺裡諸多僧人多在藏經閣下住著。

有一日，天氣很熱，實在是酷暑難耐，有一位雲遊四方來此掛單的僧人，厭煩藏經閣下的眾僧喧囂雜亂，逕自移坐具住到藏經閣上。

寺裡的諸僧人，忽然聽見樑上的狐說話了，狐說：

「大眾且各歸房，我的眷屬不少，將要移住藏經閣下，請諸位迴避。」

僧人就問：「你們久居閣上，為何忽然又要搬下來佔據樓下呢？」

那狐說了：「和尚住在那裡啊。」

僧人又問：「你們也迴避和尚嗎？」

狐說：「和尚是佛弟子，我們怎敢不迴避？」

藏經閣下的僧人忍不住都說：「我們也是和尚啊？」

那狐居然就不回答了。僧人一再問牠，那狐才慢吞吞的回答僧人說：

「你們要自以為是和尚，我也沒什麼話說。」

從兄懋園聽了這故事，他說：「此狐黑白太分明。然而也可以使佛、釋、道的三教中人，各發深省。」

美婦遭難

甲見到乙婦，驚豔！他偷偷的告訴了丙。

丙說：「她丈夫粗悍，這事可以圖謀啊！如果你不吝金錢，我能為你圓滿此事。」

於是丙找來城裡的浪蕩子，重金賄賂，還囑咐那浪蕩子說：

「你要在白天偷偷的潛匿在乙家，還要故意讓乙家的男人知道，等他捉了你，你要自己承認是想要來當小偷。」

大白天的，並不適當小偷的時候，你的容貌衣服一點也不像小偷，必定被懷疑有姦情，你千萬別承認喔。

官廳如果一再審問，你才承認，這種罪，不過是挨幾板子，或是帶枷站一天，我會設法，不叫你被關了，你別怕。」

那浪蕩子就如丙所教一樣，果然沒有被關，然而，乙竟和妻子離婚了。

丙還有疑慮，恐怕這對夫婦要反悔離婚的事，他還唆使那婦人的娘家去告前女婿，又更進一步，私下用錢賄賂，使證據不足，告不成了，兩家人撕破臉，婦人的娘家人氣壞了，竟然叫女兒要趕快嫁給別人。

乙夫也真是決絕，聽任前妻子嫁別人。

甲再花重價，買下乙的下堂妻來做妾，丙又唆使城裡的那個浪蕩子反咬

甲，揭發甲的陰謀，還反過來教甲賂路官員，平息此事。

此事計其前後，丙已經獲得了千金之錢，正好聽聞有家廟要舉行廟會，眾人出錢出力修供神的器具要在神前比賽，那是用來祈福的集會熱鬧。

賽神的前一晚，廟祝做夢，夢見神說：

「某人金錢怎麼來的？怎麼能拿來盛陳拜儀祈祀拜我呢？明日他來，不要讓他入廟。非禮之祀，鬼神都不受了，況且是非義之祀呢？」

丙到了廟裡，廟祝以神說的話拒絕讓他進廟，丙大怒！還不相信廟祝說的話，他才走上台階，竟然走得踉蹌、狼狽，他跌跌撞撞，連供桌都打翻了，桌上的供品，也都被毀壞殆盡，他才心裡害怕發毛，迅速返回家裡。

經過了一年多，甲死了。城裡的浪蕩子因為與丙同謀，兩人因此不時往來，浪蕩子看上了丙的女兒，竟然誘拐她逃跑了，丙也被氣死了！

那美婦帶著甲的錢財又改嫁了，那女人到了德州，被人問出舊事，得了姦狀，公文發送回原籍，還被杖打，還被官家賣了！

當時丙的奸計已經暴露了，人盡皆知，乙很遺憾，還是買回了前妻，卻是叫她陪睡了二天，又轉手賣給別人去！

還有人說，丙死了以後，乙尚未再娶，丙婦於是嫁給了粗悍的乙。

這件故事雖然是大快人心的說法，卻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然而城裡的那

個浪蕩子，後來淪落成了乞丐，隨他私奔的女孩也流落成為娼妓，這倒是真有其事。

木魅知六義

益都李詞畹說，秋谷先生南遊的時日，借住在一家園亭中。有一晚，頭才睡到枕頭上，竟然想做詩了，他才在沉思構想間，聽見窗外人說話！

他說：「先生還沒睡嗎？你的詩，清詞麗句，我已心醉十多年。今日有幸，您下榻在此，我竊聽你的諸多言論，經一個多月了，但是終以不得當面請教您，來解答我內心的疑問，實在是於心有憾啊，我又怕這樣做很冒昧，又擔憂你走了住到別地方去了，若不能與你說個明白，我也會終生有憾啊，所以我不怕您見怪，突然來和您說話，那怕是隔著窗戶，能聽見您清雅之說，也會喜不自勝，先生您千萬不拒絕啊！」

秋谷問：「你是誰？」

那人說：「別館幽深，重門夜閉，你應該知道，這裡並非人跡所到之處，先生神思夷曠，想來也不會覺得恐怖，您也就不必深究了吧。」

問：「何不入室相見麼？」

又回答說：「先生襟懷蕭散，我也是喜歡讀出的，但得以得神交，何必

一定要在現形相見呢？」

秋谷因此天天和他對話，對方對於《詩經》六義：風雅頌賦比興，知之頗深。如此過了多個夜晚，秋谷偶然乘醉有酒意，戲問他說：

「聽君的議論，非神非仙，也非鬼非狐，難道是山中的森林精怪木客嗎？精怪也能了解《詩》嗎？」

秋谷說完此語，窗外竟然寂然無聲，他從窗戶中的小孔隙中向外窺探，只見缺月微明，有個影子，蓬鬆鬆的很巨大，飛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有老樹參天，秋谷懷疑牠是大樹的妖魅。

益都李詞畹說又說：「秋谷與魅對話時，還有其他客人也在竊聽，那隻魅說過：『漁洋山人的詩，有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來種植五穀；如同雕欄曲榭，池館宜人，竟然沒有寢室躲避風雨；又如同滿桌子放滿彝鼎疊洗，鏽蝕斑斕無比，卻沒有釜甑供人煮飯；更像是纂組錦繡，巧出仙機，卻沒裘葛讓人抵禦寒暑；如舞衣歌扇，有十二金釵，竟然沒有一個主婦來煮餐做飯；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

秋谷當時極為讚賞，為之擊節不已。

木魅又說：『明朝的詩，都是市井的庸音雜奏，所以漁洋山人救之以清新；近代人的詩，浮誇日增，所以先生救之以深刻。勢本相因，理無偏勝，

我私下以為，這兩種宗派之法，應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先生當時，頗有不平之說回答牠。』

馬肉破法

在烏魯木齊有一個道士，在是市場上賣藥，有人說他是有妖術的。人們見他夜宿旅舍中，臨睡前，一定會從隨身的布囊中取出一隻小壺盧，倒出黑乎乎的二粒丸子，隨即就有二個少女與那個道士同睡，天一亮，就看不見那兩個少女了！人們問他，他都說沒有。

我憶起《輟耕錄》周月惜的故事，說：「這就是所謂的採生魂之術啊，要破這個法，就要讓他吃了馬肉，則法破。」

正巧中營有一匹馬死了，我派遣小吏，偷偷去對旅舍主人說，還叫旅舍的主人問那道士，問說：「正巧有馬肉，你可不可以，要不要吃吃一些？」

那道士掉轉過頭說：「馬肉怎麼可以吃？」

我愈加懷疑，正想要料理他，同事陳題橋勸我，他說：

「道士帶少女，你又沒有親眼見到；他不食馬肉，你也未曾親見。周月惜的事，出自陶九成小說，也不知道是否是真的，所謂的馬肉破法，也從沒有驗證過。」

你相信傳聞的一面之詞，據無稽之談，遽然興起大獄，好像不太合適。塞外不當留著外地人，你發令相關單位，驅逐出境，就夠了啊。」

聽他一席話，我才停止。後來，將軍溫公聽聞此事，他說：

「若窮追此人此事太過了，他倘若畏懼刑罰，肯定會胡亂捏造了別的情節，事關重大，又沒有確切的證據抓那道士；驅趕出境也是大可不必，倘若那道士轉而跑到別處，或釀出事端來，還供出他曾在烏魯木齊住很久了，屆時，又會是誰職務疏忽呢？行跡可疑的人，關隘照例都會盤查、詰問，搜檢。驗有實證，則當付相關單位；驗無實證，則給文書遣回原籍，他能來也是合法，只要防著他不蠱惑人民。這才是正道？」

我和陳題兩人，都佩服將軍溫公之論。

死生有命

學士莊本淳，少年時曾隨著父親書石先生外出，坐船，船停在江岸邊，他卻在夜裡失足落下江中，船夫和船上的人都不知道。

漂蕩間，他聽見有人說：「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關係，勿草草。」

不知不覺中，他已經又回來，掛在原船的舟舵尾上，他大聲呼救，這才被又船上的人撈起來。

後來，他果然城為督學，擔任福建學政。要赴任之時，他才對我說起這件陳年往事，他說：「我這次去，不會再回來了了？」

我以立命之說勉勵他。而學士莊本淳竟然真的在任上去世了。

又莊本淳的哥哥莊方耕，自小就過繼給宗族裡的伯父，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他住在京城的宅邸，遇大地震，被倒牆壓在小巷子裡。恰巧那小巷中，是兩牆對立，牆是倒了，卻像個人字形，互相抵住，下面空出了一處小地方，他坐在裡面一日一夜，才被挖掘出來，這豈非死生有命啊？

旅魂返家

何勵庵先生說，他十二三四歲時，隨著父親罷官返回京師，人多船又狹窄，他於是拿著布席，放在巨箱上睡覺。

夜半時分，覺得有一隻手來摸他，那隻手冷的像冰塊，總是被魘壓很久才能掙扎醒過來，後夜夜皆是如此，家人以為是神虛，服了藥也無效，直到登陸以後才沒有。

後來才知道那隻巨箱是家裡僕人的物件，那僕人的母親死在官署，屍體暫厝在郊外，眾人要回京城時，臨行前，僕人偷偷的去焚燒母親的靈柩，還用衣包骨，藏匿在箱中。生人睡在上面，那陰魂當然會不得安寧，所以才有

此作怪，那也是變怪啊！

然而，旅魂真的會隨遺骨返回家嗎？我相信是有的。

吊死鬼

何勵庵先生又說：「我有個朋友，姓聶，他前往西山深處上墳，返家的時候，天寒日短，天色翳然，已經是黃昏了，他怕山裡有虎，竭力快步行走，遠遠的望見山腰上有間破廟，他急忙奔入破廟。那時天已經黑了。」

入廟後，他驚訝的聽見牆角有人說：「這裡不是人境，檀越可速去。」他心知是個僧人，就問：「師何以在此暗坐？」

那人說：「佛家無誑語，我實在是個吊死鬼，在此等待，捉人交替。」

聶毛骨悚然，頓時兩腿都嚇軟了，他只好大著膽字說：

『與其死於虎，我寧可死於鬼，我與師一起過夜了吧。』

鬼說：『不去也可以，但是幽明異路，你不能抵擋陰氣之侵，我也不能抵擋陽氣之爍，都會刺刺的侷促不安啊。我倆各占一角，千萬別靠近對方就可以了。』

聶遙問那隻鬼，關於等待交替之緣故。

鬼說：『上帝好生，不喜歡人自殺。如果是忠臣盡節自盡，或是烈婦完

貞上吊，雖然也是橫夭，但是也與壽終正命無異，是不必等待捉交替；

若是自殺的人，論情是迫於情勢或是窮途了，在無求生之路之時自殺了，上帝也是憐憫，那是情非得已之舉，還是會交付轉輪王，仍然核計生平，依其善惡受報，也不必等著捉交替；

若人有還有一線生機可活命，只是因為內心的忿滿或是不忍，或是怕自己活下來會連累他人，自己逞其戾氣意氣用事，輕率的投繯自盡的人，則大大忤逆了天地生物之心，所以必定要叫他等待，捉交替以示罰罰。所以等於幽囚，魂會沉滯不去，動輒百年以上。」

聶問：『可是有不必誘人死，就能抓交替的嗎？』

鬼說：『我不忍心啊！凡人就縊上吊，為節義而死的，魂自頂上升，死的快；若是為忿嫉而死的，魂自心下降，死的慢。』

上吊之人還沒斷氣之時，體內百脈倒湧，肌膚皆寸寸欲裂，痛的像被寸寸割肉，胸膈腸胃中，猶如烈燄焚燒，不可忍受，就這樣，要經過一個多小時，形神才會分離。我每每想起那種楚毒痛苦，見到要上吊自縊的人，阻之都來不及了，我怎麼肯再相誘呢？」

聶說：『師存這種念想，自然必定生天的。』

鬼說：『是不敢奢望。惟一意念佛，希望能懺悔我的罪過。』

隨即天快亮了，聶再問鬼，那鬼也不言不語了，聶仔細觀視，什麼都沒有了。

後來，聶每次去上墓，必多攜帶一份供品和紙錢祭奠那隻鬼，燒紙錢的時候，總是有一陣旋風繞行左右。一年後，那旋風竟不再來了，想必是那隻鬼的一念之善，已經解脫鬼道了吧。」

夜氣

王半仙去拜訪他的狐友，狐迎笑說：

「你昨夜做夢到范住她家，可有高興了嗎？」

范住是城裡的名妓。王半仙回憶昨夜，確實是有做這個夢，王半仙就問狐友，為何知道他作的夢？

狐說：「人秉陽氣而生，陽氣親上，陽氣時常發出於頭頂，睡則神聚於心，靈光與陽氣相映，就像照鏡子一樣。

夢生於心，那影像都現於陽氣之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成為一二寸小人，就像畫圖，也像戲劇，又像是小蟲之蠕動，即使是不可告人之事，也是百態畢露，鬼神都能看見。

狐之中也有通靈者，當然也能看見，只是聽不到聲音而已。昨天偶然經

過你家，所以看見你在做的夢境。」

狐又說：「心之善惡也會現於陽氣中。生一善念，則氣中有一線如烈燄；生一惡心，則氣中有一線如濃煙。」

若濃煙密布罩著頭首，其中還是有一線之光的，那是畜生道中人；如果連一線之光都沒有，那是泥犁地獄中之人啊。」

王問：「惡人頭上濃煙密布，蓋頭蓋臉，真有夢影又怎能看見呢？」

狐曰：「人心本善，被惡念蒙蔽了。睡時也會一念不生，則此時心回到本體，陽氣仍然自放光明，直到初醒之時，念想尚未興起，那光明也還在。等到念想漸起則漸昏黑，念全起，則全都昏黑了。」

你不讀書，試著去找秀才問《孟子》所謂的「夜氣」，就是這說這事啊。」王半仙悚然說：「連做個夢，鬼神都能鑒察！」

雷殛

雷出於地！我在福建的白鶴嶺上見過。

白鶴嶺嶺高五十里，陰雨時俯視，見濃雲僅昇到山半腰。有氣一縷，自雲中湧出，直激而上，那一縷氣之纖纖末節，忽然火光迸散，隨即砰然有聲，與火炮完全相似。

至於擊物之雷，則是自天而下。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的夏天，我與從兄懋園坦住在一起，一起在崔莊的三樓上讀書。

開窗四下張望，數里之間盡收眼底。當時才剛剛來了雷雨，我遠遠的看見一個人，自南邊走來，離崔莊大約還有半里，那人忽跪倒在地！

倏忽雲氣下垂，遮蔽一切，都看不見了，俄而雷震一聲！火光照眼，宛如打在眼前，雲已斂去，飄到天上了。

不一會兒，樓下有人喧嘩！都說高川李善人被雷所殛！我也隨著眾人跑去看，只見他遍身焦黑，還拱手端跪著，仰面望天。背上衣服裂開，似有朱書紅字，那字體也不是古篆或是籀文，更不是草書或隸書，點畫詭譎繚繞，讓人不能辨識有幾個字。

高川李善人平日是持齋禮佛，沒有善跡也沒有惡跡，不知是否是夙昔孽債？還是不為人知的隱隱惡行。

他的姪李士欽說：「那一日晨起，李善人必定要到崔莊。實在沒有事，他竟要冒雨而去，遭到雷殛之難啊。」

也有人說：「那一天是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可能是鬼使神差，驅趕他來，要給眾親眼看見吧。」

兵部小吏

我在兵部為官之時，有一個小吏，為狐所媚，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乞來了張真人符治療。忽然聽見屋簷邊有女人說：

「你做個小吏，非理取財的事做那麼多，罪當斬首受到刑戮。

你前生救過我，對我有再生之恩，所以來找你，以豔色蠱惑你，攝你的精氣，是想叫你生病而死，起碼還是善終。

今天我被驅趕，到底是你的業重不可救了啊！你要努力改過積善，還是有希望挽回一命啊。」

從此以後，那小吏的病好了，然而他竟還是不悔改，後來果然以盜用印信，私收馬稅，被判了斬刑。

這是兵部的堂吏們有人知道這事情的始末，後來說出來給我知道的。

繡鸞

前母張太夫人，有個婢女，名叫繡鸞。

張太夫人在月夜裡，坐在堂前的階梯上呼叫繡鸞，隨即東西廊皆有一個繡鸞急忙跑出來。那形狀衣服都一個樣，只是從東邊跑來的繡鸞，右襟反摺

其角，然而兩個繡鸞的左袖半卷竟然相同。

張太夫人大駭，幾乎要仆倒了，再看繡鸞，只剩下一個。問她，繡鸞說自己是從西廊跑來。

又問她：「可看見東廊來的人了嗎？」

繡鸞說：「沒有見到啊。」

那是當年七月間的事，到了同年的十一月，張太夫人即謝世。大概是祿已將盡，所以魅敢現形吧。

大士

滄州有座尼姑廟，裡面的尼姑，姓董氏，到了廟裡供捧的菩薩大士誕辰之時，她治供具上供品快完畢之時，忽然覺得疲倦，倚著供桌暫時休憩。

恍惚之中，她夢大士來對她說：「你不獻供，我也不必忍饑；你即使獻供，我也不會多飽一下。」

寺門外，有流民四五人乞食不得，都困餓快死了，你別上供品了，施飯食給外面的流民，那功德勝過供我十倍啊。」

尼姑霍然驚醒。開門出現，寺外果然有快要餓死的流民四五人。

自此以後，每年到了廟裡大士誕辰，尼姑們將供果都獻畢後，都還要施

飯食捨給乞丐們，她們都說：「這是菩薩的意思。」

舟子有道

先太夫人說過一個故事，滄州有個轎夫田某，母親得了病，肚子鼓脹都快死了，他聽說景和鎮有一個醫者有奇藥能治，兩地相距百餘里。

田某一聽說有此藥，一大早就狂奔而去，一直到黃昏時分，人們又見他狂奔在回家的路上，田某跑了一天了，只剩下一口氣，他氣喘吁吁啊。

然而那夜，衛河暴漲！船家都不敢渡河，田某仰天大號哭，淚隨聲下。眾人雖然都同情他，卻無人敢開船載他過河。

忽然有一個開船的舟子解纜呼叫田某說：

「我相信有神、也有天理，我戴這個人過河，不會翻船溺水！來，來，我載你渡河！」

舟人奮然鼓起舟楫，橫衝破浪而行，一彈指間，船已經過了河抵達東岸。在河邊觀看的人，皆合掌誦念佛號。

先父姚安公說：「這個舟子信道之堅真彌篤，勝過讀書的儒者啊。」

第三卷 灤陽消夏錄三

俞提督金鼈言，嘗夜行辟展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遙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彎弧中其胸，踣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蠍虎，竟能人立而行。異哉。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亙數十里，俗謂之樹窩。）時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悖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齧草山林

中，不歸皂櫪。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嗚，或無人處突火出。黽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賃居者黽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賤價得之。卜日遷居，竟寂然無他，頗謂其德能勝妖。既而有猾盜登門與詬爭，始知宅之變異，皆老儒賄盜夜為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過變幻耳。老儒之變幻如是，即謂之真魅可矣。」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七十

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真偽。嘗舉以戒昫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為此輩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時見窗扉無風自啟閉耳。樓之北曰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為，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勝於汝輩飲博。」次日，告昫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

丁亥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權往錢香樹先

生空宅中。云樓上亦有狐居，但扃鎖雜物，人不輕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一日，姬人啟鎖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塵上，滿畫荷花，莖葉蒼亭，具有筆致。因以紙筆置几上，又粘一詩於壁曰：「仙人果是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越數日啟視，竟不舉筆。以告裘文達公，公笑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

河間馮樹枏，粗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無成就。干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因祈夢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喜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慫恿，使人感爾之贊成；遇有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

爾之拯救。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為太甚。且爾所贊成、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人之焚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為。此心尚可問乎？由是思維，人於爾貌合而情疏，外關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為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終。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為契友。余年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極殺一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弊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

權柄乎？主人可負國，奈何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
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曹
斷斷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毋乃亦
腹誹矣乎？」

東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鄰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
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詫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鰥矣。」人計
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日。適相報，尚不悟耶？既而此婦
不樂居田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蹤跡至東城，欲
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承。糾紛間，聞里有扶乩者，
眾曰：「盍質於仙？」仙判一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
自有夫？今日相逢需一笑，分明依樣畫葫蘆。」其夫默然逕返。兩
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滿媼，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為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隱身古塚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縑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為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尚隨之，已發狂譫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癩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趁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為狂且戒。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鞫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

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曰：「鬼從何去？」曰：「欸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跡，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捷盜所為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唯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見人不能為禮。然譎詐殊甚，陰市松脂，煉為末，夜以紙卷

燃火撒空中，燄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鍵戶酣寢，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亦云無睹。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為？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仇，何必造此語禍我？」人益信為佛示現，檀施日多。然寺日頹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語，每言此事多妖異。再一莊嚴，惑眾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盜瞰其室，師弟並拷死，罄其貲去。官檢所遺囊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其奸。此前明崇禎末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蠱惑為蠱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適以自戕，雖謂之至拙可也。」

有書生嬖一嬖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歿，淒戀萬狀，氣已絕，猶手把書生腕，擘之乃開。後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

見之。相去恒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即之則卻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効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榻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惟此童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屍蟲蠕動，漸至臟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偉，無復媚態，漸至鬢鬢有鬚，漸至修髯如戟，漸至面蒼黧，漸至髮斑白，漸至兩鬢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僵僂勞嗽，涕淚涎沫，穢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

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脅，彼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俱回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昵愛，如浮雲散滅，都無餘滓，則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誶，或我財不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棄我他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伏，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愛根欲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一生於所教，數日或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至病起往訪，則寺中無是二僧。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飛錫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麵為業，得餘麵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

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為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計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自言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並指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為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乎？後遷印房主事，果卒於官。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未嘗離此地。事皆前定，豈不信夫？

烏魯木齊又言，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斲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所往，曰：「昌吉。」問何事，曰：「齎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洩云。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尚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鉤新月薜花侵。」詠此事也。入土至

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為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矚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俚語以婦女倚門為賣花）。」鄰里赳赳囁嚅，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閒甚嚴，不使外人覲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並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

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為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為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剉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墳，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墳，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為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為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

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宋小巖將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遊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友將歿，以手拊牀曰：『宋公且坐。』余亦親見之。」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疏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靚妝女子。問知為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獄，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窗扉六扇皆洞開，幾為騶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即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為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變童，偽為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為秦弱蘭之計，不虞冤魄之示變也。裘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乘？」

明崇禎末，孟村有巨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並其父母繫之。女

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己，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屍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鬥，馬至屍側，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靈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論是事者，或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從賊矣，成一己之名，坐視父母之慘酷，女似過忍。」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許嫁比。父母命為娼，亦為娼乎？女似無罪。」先姚安公曰：「此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終不敢確信。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劉羽沖，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

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

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書，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為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勤公嘗教昀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賢之惡，史冊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敗，陰蓄一驟，日行七百里，以備逋逃；陰蓄一貌類己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斷無倖免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闖宦，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嘗通日本，仇鸞嘗交諳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關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行遁，後世方且傳疑。然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舊臣遺老，猶有故主之思。燕王稱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與，遞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燄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忽雷霆擊格，旋繞文廟，電光激射，如

擊赤練，入殿門復返者十餘度。訓導王著起曰：「是必有異。」冒雨入視，見大蜈蚣伏先師神位上，鉗出擲階前，霹靂一聲，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書「魏忠賢」字。」是說也，余則信之。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為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為人所掩，則跪而泣。繫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獸，蓋僬僥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臘以歸。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淨人，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有之。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菟絲茯苓，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默往探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跡。即劓雪求之亦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歟？此花生極寒之地，而性極熱。蓋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為補劑，多血熱妄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輩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龍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

多，溫補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眾。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稱風災鬼難之域，似即今辟展土魯番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闊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眾車以巨繩連綴為一，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湧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輜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辟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有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為風吹至。

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己正至午，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氣無所不之，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猶火氣偶聚於巴蜀，遂為火井；水脈偶聚于閩，遂為河源云。

何勵庵先生言，相傳明季有書生，獨行叢莽間，聞書聲琅琅。怪曠野那得有是，尋之，則一老翁坐墟墓間，旁有狐十餘，各捧書蹲坐。老翁見而起迎，諸狐皆捧書人立。書生念既解讀書，必不為禍。因與揖讓席地坐。問讀書何為，老翁曰：「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為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則干天律，其途捷而危；

其一先煉形為人，既得為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為由人而求仙。雖吐納導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途紆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書生借視其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注。問：「經不解釋，何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注為？」書生怪其持論乖僻，惘惘莫對。姑問其壽，曰：「我都不記。但記我受經之日，世尚未有印板書。」又問：「閱歷數朝，世事有無同異？」曰：「大都不甚相遠，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後，每聞某甲是聖賢。為小異耳。」書生莫測，一揖而別。後於途間遇此翁，欲與語，掉頭逕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嘗曰：「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辯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意若合符節。

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處。如步步踏實，即小有蹉失，終不至折肱傷足。」與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

有扶乩者，自江南來，其仙自稱「臥虎山人」，不言休咎，惟與人唱和詩詞，亦能作畫。畫不過蘭竹數筆，具體而已。其詩清淺而不俗，嘗面見下壇一絕云：「愛殺嫣紅映水開，小停白鶴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綠，纔藉莓苔穩睡來。」又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曰：「淺水潺潺二尺餘，輕舟來往興何如。回頭岸上春泥滑，愁殺疲牛薄笨車。」「小車輕轆駕烏牛，載酒聊為陌上游。莫羨王孫金勒馬，雙輪徐轉穩如舟。」其餘大都類此。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應命而已。」甲與乙共學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乩者手不習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數日再召，仍不降。後乃降於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

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為本，二者有慚，則不可以為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言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實掩兄所償為己有。吾雖方外閒身，不預人事，然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毋相瀆。」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偏食兒女，而獨忘孤侄，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於意有歧視，後若再爾，吾亦不來矣。」先姚安公曰：「吾見其詩詞，謂是靈鬼；觀此議論，似竟是仙。」

廣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涼州鎮時，月夜獨坐衙齋，恍惚夢夫人自樹梢翩然下，相勞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當為君婦，緣滿乃歸。今過此相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公問我當終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問：「我壽幾何？」曰：「此難言。公卒時不在鄉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館

驛，亦不歿於戰陣。時至自知耳。」問：「歿後尚相見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見，否則不能也。」公後征叛苗，師還，卒於戎幕之下。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視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逕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即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曰：「來往人眾，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牆外東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二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東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剎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眼睽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剎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啟，突然衝入，

觸一少女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搗衣杵亂捶其股。氣急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臥牀幾兩月。當藻來去時，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剎，亦未見有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游，路遇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遍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嗑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

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臥病，待瞽子以養。今並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莩，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

齊大，獻縣劇盜也，嘗與眾行劫，一盜見其婦美，逼污之。刃脅不從，反接其手縛於凳，已褫下衣，呼兩盜左右挾其足矣。齊大方看莊（盜語，謂屋上瞭望以防救者為看莊。），聞婦呼號，自屋脊躍下，挺刃突入，曰：「誰敢如是，吾不與俱生！」洵洵欲鬥，目光如餓虎。間不容髮之頃，竟賴以免。後群盜並就縛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群盜云：「官來捕時，齊大實伏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污穢，似棄置多年者。」

張明經晴嵐言，一寺藏經閣上有狐居，諸僧多棲止閣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厭其囂雜，逕移坐具住閣上。諸僧忽聞樑上狐語曰：「大眾且各歸房，我眷屬不少，將移住閣下。」僧問：「久居閣上，何忽又欲據此？」曰：「和尚在彼。」問：「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問：「我輩非和尚耶？」狐不答。固問之，曰：「汝輩自以為和尚，我復何言？」從兄懋園聞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發深省。」

甲見乙婦而豔之，語於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為君了此事。」乃擇邑子冶蕩者，餌以金而囑之曰：「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官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枷杖，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

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亦決絕聽其嫁。甲重價買為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廟社會，力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自何來，乃盛儀以享我？明日來，慎勿令入廟。非禮之祀，鬼神且不受，況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弗信，甫至階，昇者顛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女逃去，丙亦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人詰得姦狀，牒送回籍，杖而官賣。時丙奸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尚未娶，丙婦因嫁焉。此故為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為丐，女流落為娼，固實有之。

益都李詞晚言，秋谷先生南遊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夕就枕

後，欲制一詩，方沉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尚未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為恨，慮或倉卒別往，不罄所懷，便為平生之歉。故不辭唐突，願隔窗聽揮塵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為誰？」曰：「別館幽深，重門夜閉，自斷非人跡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於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酬對，於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老樹參天，疑其木魅矣。詞畹又云：「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疊洗，斑斕滿几，

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極為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

烏魯木齊有道士賣藥於市，或曰是有妖術。人見其夜宿旅舍中，臨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壺盧，傾出，黑物二丸，即有二少女與同寢，曉乃不見。問之，則云無有。余憶《輟耕錄》周月惜事，曰：「此乃所採生魂也，是法食馬肉則破。」適中營有馬死，遣吏密囑旅舍主人，問：「適有馬肉，可食否？」道士掉頭曰：「馬肉豈可食？」余益疑，擬料理之，同事陳君題橋曰：「道士攜少女，公未親見；

不食馬肉，公亦未親見。周月惜事，出陶九成小說，未知真否，所云馬肉破法，亦未知驗否。公信傳聞之詞，據無稽之說，遽興大獄，似非所宜。塞外不當留雜色人，飭所司驅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後將軍溫公聞之曰：「欲窮治者太過，倘畏刑妄供別情，事關重大，又無確據，作何行止；驅出境者太不及，倘轉徙別地，或釀事端，云曾在烏魯木齊久住，誰職其咎。行跡可疑人，關隘例當盤詰搜檢。驗有實證，則當付所司；驗無實證，則具牒遞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論。

莊學士本淳，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蕩間，聞人語曰：「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關係，勿草草。」不覺已還掛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後果督福建學政。赴任時，舉是事語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說勉之。竟卒於

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壓於小弄中。適兩牆對圮，相拄如人字帳形，坐其中一晝夜，乃得掘出。豈非死生有命乎？

何勵庵先生言，十三四歲時，隨父罷官還京師，人多舟狹，遂布席於巨箱上寢。夜分覺有一掌捫之，其冷如冰，魘良久乃醒。後夜夜皆然，謂是神虛，服藥亦無效，至登陸乃已。後知箱乃其僕物。僕母卒於官署，厝郊外，臨行陰焚其柩，而已衣包骨匿箱中。當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變怪也。然則旅魂隨骨返，信有之矣。

勵庵先生又云：「有友聶姓，往西山深處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見破廟在山腹，急奔入。時已曠黑，聞牆隅人語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問：

『師何在此暗坐？』曰：『佛家無誑語，身實縊鬼，在此待替。』
聶毛骨悚栗，既而曰：『與死於虎，無寧死於鬼，吾與師共宿矣。』
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異路，君不勝陰氣之侵，我不勝陽氣之
燦，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聶遙問待替之故，
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
雖橫夭，與正命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者，
憫其事非得已，亦付轉輪，仍核計生平，依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
倘有一線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
則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幽囚沉滯，動至百
年也。』問：『不有誘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
縊，為節義死者，魂自頂上升，其死速；為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
其死遲，未絕之頃，百脈倒湧，肌膚皆寸寸欲裂，痛如攣割，胸膈
腸胃中如烈燄燔燒，不可忍受，如是十許刻，形神乃離。思是楚毒，

見縊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誘乎？」聶曰：「師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懺悔耳。」俄天欲曙，問之不言，諦視，亦無所見。後聶每上墓，必攜飲食紙錢祭之，輒有旋風繞左右。一歲，旋風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脫鬼趣矣。」

王半仙嘗訪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夢至范住家，歡娛乃爾。」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憶實有是夢，問何以知。曰：「人秉陽氣以生，陽親上，氣恒發越於頂，睡則神聚於心，靈光與陽氣相映，如鏡取影。夢生於心，其影皆現於陽氣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一二寸小人，如畫圖，如戲劇，如蟲之蠕動，即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態畢露，鬼神皆得而見之。狐之通靈者，亦得見之，但不聞其語耳。昨偶過君家，是以見君之夢。」又曰：「心之善惡亦現於陽氣中。生一善念，則氣中一線如烈燄；生一惡心，則氣中一線如濃

煙。濃煙霧首，尚有一線之光，是畜生道中人；並一線之光而無之，是泥犁獄中人矣。」王問：「惡人濃煙霧首，真夢影何由復見？」曰：「人心本善，惡念蔽之。睡時一念不生，則此心還其本體，陽氣仍自光明，即其初醒時，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漸起則漸昏，念全起則全昏矣。君不讀書，試向秀才問之，《孟子》所謂夜氣，即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鑒察，乃及於夢寐之中。」

雷出於地，向於福建白鶴嶺上見之。嶺高五十里，陰雨時俯視，濃雲僅發山半。有氣一縷，自雲中湧出，直激而上，氣之纖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聲，與火炮全相似。至於擊物之雷，則自天而下。戊午夏，余與從兄懋園坦居，讀書崔莊三層樓上。開窗四望，數里可睹。時方雷雨，遙見一人自南來，去莊約半里許，忽跪於地。倏雲氣下垂，霧之不見，俄雷震一聲，火光照眼如咫尺，雲已斂而

上矣。少頃，喧言高川李善人為雷所殛，隨眾往視，遍身焦黑，乃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書，非篆非籀，非草非隸，點畫繚繞，不能辨幾字。其人持齋禮佛，無善跡亦無惡跡，不知為夙孽、為隱慝也。其姪李士欽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莊。實無一事，竟冒雨而來，及於此難。」或曰：「是日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日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殆鬼神驅以來，與眾見之。」

余官兵部時，有一吏嘗為狐所媚，尪瘦骨立。乞張真人符治之。忽聞簷際人語曰：「君為吏，非理取財，當嬰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豔色蠱惑，攝君精氣，欲君以療疾善終。今被驅遣，是君業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積善，尚冀萬一挽回耳。」自是病癒。然竟不悛改，後果以盜用印信，私收馬稅伏誅。堂吏有知其事者，後為余述之云。

前母張太夫人，有婢曰繡鸞。嘗月夜坐堂階，呼之，則東西廊皆有一繡鸞趨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卷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即謝世。殆祿已將盡，故魅敢現形歟。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饑；爾即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現，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臟將殆，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隨聲下。眾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白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經典古籍新編